

南
唐
書
二





南 唐 書

(二)

馬 令 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南唐書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馬 令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翁

南唐書卷十二

列傳第七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剋。攻武州。又不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光。副使杜重貴。送款于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

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抄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爲武衛上將軍，以病卒。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焉。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於土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龍武節度使，務爲貪暴，罷歸，獻馬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招暉，許爲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西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貨，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

苟將軍持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晉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鳩仁沼。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送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來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掠而還，爲晉兵所躡，大敗我師于馬黃谷。承裕戰死。烈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反，乞兵于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沐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爲遠不相及，乃止。保大九年，以金全爲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言潤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潤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爲功大矣。其後不復用，卒于鎮。」

王彥儔

王彥儔，上蔡人也。少爲本郡軍校。同光末，諸郡皆亂，同輩六人告彥儔曰：「天下紛紛，能者先立。我輩空自

困。可相與起事。彥儔給曰。吾當宿直。爾以兵入。吾爲內應。是夜。六人果至。彥儔伏劍盡斬之。呼刺史曰。彥儔巡警無狀。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親出。以安衆。刺史出。彥儔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來奔于吳。烈祖以爲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爲天威統軍。彥儔自以發迹凶亂。于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其家。拜其父。及烈祖受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彥儔待之盡禮。人稱其有識量焉。

林仁肇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爲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爲裨將。閩亡。潘承祐薦之。署爲軍校。周世宗征淮南。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爲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橐。舉火焚橋。遡流逆風。火弗及熾。合戰不克。仁肇殿而退。周駙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南。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

爲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于偏伍。雖在將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構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江西。後主潛使人鳩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工云。肺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初。仁肇見知于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此爲喬死張本。

陳誨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爲陳鐵。事王氏。有戰功。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爲王建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爲將。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薦之。授劍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斁。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誠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

申屠令堅

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之間。爲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因市酒爲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出

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卽位。常掌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

韓熙載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平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滁、三州從事。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祕書郎。輔元宗于東宮。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于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邱

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諡法廟號，皆成于熙載之手。既葬，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延巳劾奏，罷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閩，特赦不誅。熙載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邱大怒，乃誣以醉酒拔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久之，徵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錢之議，遷兵部尚書。旣而錢貨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紉，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紿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況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賜賚尙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旣示其

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其略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于聖賢。生爲萬物之靈。寧使困窮于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于四紀。抒誠已歷于三朝。無橫草之功。可資于國。有滔天之罪。見絕于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于時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于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于是盡出羣婢。使之卽散。後主乃喜。遂以爲祕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于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進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爲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諡文靖。葬梅頤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旣成。但敘其譜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閨千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邱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爲播

其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江文蔚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旣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爲郎時。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于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旣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爲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邱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邱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巳爲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旣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于時者如此。後事亡。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謫于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卽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薦詩誚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禱祠。

燕餞之文。越多爲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爲難。旣而進兵于衡。遂殺李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遁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爲首稱。舊史多亡

孫魴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蹟坐久。煙消寶鴨香。非鍾上作而何。闔坐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稱道。唐張祐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闕筆。魴復吟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定。驚濤礙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絕唱。有詩百篇行于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嗚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係單于之頸。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尙。豈易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

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異哉。

南唐書卷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浹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卽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陳貺嘗謂己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淚沾巾。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江爲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

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爲快快不能自己。欲束書亡越。而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嘗吟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阜民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邱疾其才高。屢爲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謂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邱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沈石城。蚬蜢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

史虛白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姍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摘袁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北顧。乃署